

張右史文集

九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六

贊 銘 偈 疏 評 簡

達摩真贊

靈山會上舉示一華迦葉微笑空穴生風鼓
動群有遂號萬竅枝葉芬敷去本愈遠知者
得要世間凝然一味法界孰粗孰妙老胡鼻
孔在我手裏一任勃跳

紫君贊有序

紫君者余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

滑澤有足嘉者云

青龍之孫被以紫綃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
腹心清虛而表甚繁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
得之黃崗從我逍遙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
與汝歸侶我筆瓢不顧同彫幾以寵強國惟
可奉賢老以步王朝杖乎有知毋我獻詡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贊有序

廬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建九天採訪使
者之祠其地邃潔而巖清故四方之為道者

樂居之又為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
有而獨所為朝天九幽二拔罪懺者久之未
補道士溫信之謂二書皆衆真之格言拯下
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
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獨丐錢于旁郡
凡一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模敬印施
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
集此乎紹聖戊寅歲余謫官齊安見信之有
求于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于二書之成

也求予紀之為之贊曰
上真高居憫下民兮尊以格言出苦淪兮昔
止其書今復新兮誰力成之道士溫兮疇嘉
爾心有至神兮報子以福名不泯兮

衛靈公贊有序

昔衛靈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
能退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備禮
致尸牖下于我畢矣靈公弔而問焉其子陳
父之義靈公愕然引咎在己命改殯于客之

位進遜黜瑕衛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君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諄而耳洞然聞如不聞其暴戾者斧鉞乃陳孰肯既死愧其僵尸追用其言以禮致哀嗟乎靈公衛之淫君所立如此宜免其身作此贊詞我思古人

題徐二翁真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獨以其形立聰明睿知守以愚微妙玄通不可識

李援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
吾騁兮吾固在定孰為吾寂皆作皆應是中
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求画觀音像偈

補陀仙人勝第一以一願力救諸苦慈護十
方如日月衆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
養如人知飽必敬穀我于徃劫曾承事今世
獲聞無上號願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

佛身如影于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願
以是觀無上道受者非貪施非愛于未來世
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三天洞求雨疏

伏以宣城之境春末以來雨施不時稻未得
種父子熟視而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為凡曰
有神靡不致禱豈德薄莫能感格抑民灾未
易袪除莽大澤與高原赫炎風兮畏日恭惟
禪師具千乘眼得一佛乘無有親踈等加悲

憫護衆生如赤子觀此世如掌中則夫鬱興
大雲普降甘雨宜翹足可待竇仲臂之勞其
在神通蓋甚容易眷茲千里之澤請以三日
為期時或有愆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維清淨心雖于三界無所着以慈悲故常憫
一切諸有情頃以旱灾輒伸誠禱即時感達
應念雨來變饑饉為豐穰易煩惱為歡喜願
茲恩施曷有報償哀民生之多艱願真乘之

卒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粥記贈邠老

張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穀氣
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為
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
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
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
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
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評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為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之亂宜不暇矣接手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于干戈橫屍血刃之間時有以揮翰知名于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酣樂于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

于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
求如五代時數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
為乎將信尚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
而罕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
于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為寶自二子
亡君謨繼之冰獨時人莫與為比前世能者
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為世所寶而荔支
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
志之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闥仙
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
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
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
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
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
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
稱此兩人為最至于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
在目若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
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
為小道無取也

與大蘇二簡

昨日款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
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
固無足疑并吳為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考
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

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已有國十餘世矣
遷不共和而叙年與諸國一槩者考吳世家
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即位年
數略叙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
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為譜自壽夢以
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考故
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
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
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

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為
譎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
之僭何有輕重遷遽進楚而退吳何也考其
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昨日擇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聞教
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為史者不得少有抑
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為史顧所以抑揚之
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為唐大臣挈國而輸之
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

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
無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
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非五代也
標卷為唐于史之名似不順爾雖不云爾尚
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卷事范曄書亦有
前漢事未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為
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春秋中忽
有一篇為後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為如何
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論姑欲受教耳

荅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誅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

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于詩爾世之言通與
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
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
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
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謚
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
懿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
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
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

徒為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
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于私則聞者
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為愛之
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它尚有一
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
筆備易死罪

與楊道孚手簡

來篇絕妙行色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
分寄從公之外克意書史是望來致司理三

奇

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續收

東出譙門少南馳十三里有泉焉其味甘冽
故駕部郎中黃公諱好謙卜葬其親汲而異
之問諸野人曰是友于泉也何以得是名哉
曰昔有兄弟灌園以奉親者鑿井而得甘泉
邦人美之以名其鄉即其地也公曰地名勝
毋曾參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吾將卜
寔窆之事而過斯泉吉孰甚焉遂葬諸泉上

而公益以孝弟著至公之子若孫皆雍々如也人以此泉為祥而以公家悖睦為法式者有南遊過貪泉而酌之比及南海裹其珠璣以走其貪如此泉之能移人也甚矣貪自其心而發于泉然則友于獨不發于泉乎蓋志士取舍亦自有道不得不徇其名夫柏人者以為迫于人也邪蒿之不可以食世子皆惡其名也不然曾墨所以去人也彼皆非放公既葬其親遂以泉遺子孫子孫世飲斯泉則

孝弟世相守也守孝弟者天必豐之以福吾
以是黃氏之大未可量也敢語銘之銘曰

孝乎惟孝兮友于兄弟公之懿德兮實天所
啟：我以茲泉兮其甘如醴以羞祭祀兮以
饋以饗我銘其泉兮名以定體世飲是泉兮
雍：濟：咨爾後人兮勿忘周禮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七

題跋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
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奸雄包異志與夫
甚庸駕昏闇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實
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繫之所
起往々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
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

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
之者賢乎郭崇韜于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
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
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身為不足賴也乃為
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
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劉氏
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涵內聽婦言其
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
氏也使崇韜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

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窮于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大眾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化之道德本于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

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思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竒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雜書

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

壕水或絕或流多鷓鴣白鷺迤邐近山風物
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將
山景物信不誣也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
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
年八十餘以死余為誌其墓而平生事為之
詳多得之熙老也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况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為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為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至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
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常用此鄉字而數處
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羨哉雖嘉魚直腥耳安
得香哉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
君子者以其有德也從之衆矣此名輿字子
師之說也未以丙戌歲仲冬自黃之賴過盱

昭少留子師出子文始獲見焉于是蘇公之
亡五年矣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二日
書

跋唐太宗畫日

唐太宗躬擐甲胄出入行陣親與群雄搏戰
而勝之計其勇健魁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
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真行千餘字觀其
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
也而其雄邁秀傑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

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
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維數十
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画目是其真蹟前數行
亦自有法度可愛

跋龐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為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
方不能盡使不工者惑其疑似而用之則其
害大矣惟仲景傷寒論、病處方纖悉必具
又為之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告人嗟夫仁人

之用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為也龐安常
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為論數卷
其用心為術非儻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
龐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
黃樂仲實以黃別駕後序求予書而仲實之
父為醫得龐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

題道字墨竹

文與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門蓋屬眉山
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為竹盡得與可之法獨

生意自然遠不遠也吾甥楊克老本不學畫
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
經意森然已成樞可人意其法有未具而
生意超然矣

書贈賈生

余嘗病世士少而學荒于遨嬉壯而立盡于
嗜欲老而成累于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
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醇靜篤實少
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

成必有大過人也

記外祖李公詩卷後

晏元獻鎮亳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為譙
令元獻雖以故相守藩位自尊貴而與外祖
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
方是時太平積年內外無事公卿大臣皆一
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燕息往往喜與詩人
文士談笑述作觀其指物撫事皆慨然自託
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

可謂盛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
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願交而嘗賦詩稱
少日知己惟晏范故元獻及文正往來詩居
多焉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毫道楚余時自
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于行次
公得余書甚喜也謂余曰我與子皆沂汴而
西能從我行乎時余舟無挽兵為子求之甚

力公又曰我行駛冰子能及也子至永城當
纜舟陸走一日至毫為旬日會也公遂行後
余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
令寫書于公六年余罷壽安尉居洛而聞公
卒為文一篇將祭公于河南而成都范祖禹
夢得自言嘗為公舉亦欲為文以祭謂余有
往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
來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
弟翰林公自建昌赴京師余謁見于咸平知

公已葬南豐異時至南豐或客可寓以祭者
當書于文一帛公之墓焉其意之所欲則具
之文矣

書小山

中嶠承天石左嶠天鼓石右嶠天冠石雲幢
雨蓋後隊三石由山下升山左而上天鼓石
上有石如人僂而白事曰仙報石承天石天
冠石之間有一峯如人冠而拱若受左嶠之
報曰恭受石余泛大江三千餘里江山之奇

偉峭拔如匡廬九華者不可勝數山水之觀無以加矣而曾此山之足云乎應之曰遇大于細者得其意而遺其形觀拳石而山之意具矣此山亦多哉客曰山無情之物也安得意耶應之曰情者之意有窮無情之意無盡王宮侯第壘石為山多矣經構裨補盡人之巧然攬之無可翫去之無可思其于冀壞一間山水之態雖瓌竒偉麗而從橫曲直未必盡當于人意而見則愛之去則思之無情之

意也書小山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者。搢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盖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于有司。屢

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
碑耳然刊者未畢而摩者至矣是宜沮喪湮
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
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
之舌雖退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
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
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
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
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

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
安能以己之所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
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
汙政其昏惑瞽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
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以姦何恠夫
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耻歟且彼惟不可抑
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
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
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

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
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
何恠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
記為論語矣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
或陳己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為家語孔氏之
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為孔叢子然皆得聖
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

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書司馬樞事

司馬樞陝人太師文正之姪也制舉中第調
閩中一幕官待次里中一日晝寐恍惚間見
一美婦人衣裳甚古入幌中執版歌曰家在
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覺年華度燕子又
將春色去紗窗一陣黃昏雨歌闕而去樞因
續成一曲斜揷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
黃金縷望斷雲行無去處夢回明月生春浦

後場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
顛竟卒于官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
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闈內求解陽見齊人王
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
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
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
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

不美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
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且以語太
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為梁內
史乃有勝說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
乃殺勝說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
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
非勝說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
解前事為今事耳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道士齊希莊事

道士齊希莊頗學養生喜游名山至王屋山樂之不忍去構草堂居燕真人巖前王屋多栗黃葉菁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採收給食居三年自若也一日有猴入其室希莊初不甚恠逐之不去視希莊坐起百為從旁效之希莊大恠念初居山時客有教希莊逐猴法

取猴矢懸而擊之試用猴為去希莊獨喜居
數日有大猴如五六歲兒異甚垂毛至地熟
視希莊效其動作如前猴者希莊懼莫知所
為不敢復逐久之猴復去希莊意欲出山未
決一日有人呼希莊出視有人若兩髻童子
黃單衣綠帶目有光白不甚類人問麻籠山
安自往希莊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飛直度嶺
望望視不及自是希莊夜聞舍傍百物有聲
一夕大雪晨出視門外人迹無數希莊發悖

不能復居走山下得瘖疾數歲方愈濮陽杜
毅言嘗主簿王屋縣有登王屋天壇峯得方
玉如鏡者毅讀道家書載黃帝嘗以八方玉
鏡懸壇八方祀上帝云余嘗以此事語洛人
楊國寶應之應之云其故人有居嵩高者言
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
頑然無聞徒中夜咽唾山鬼笑汝齊希莊庸
道士僅聞養生小術其不容于王屋之猴何
足恠哉

藥戒

張子病瘧積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
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
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
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
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瘧復作
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瘧
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
引體不勞而汗服不步而慄膚草無所耗于

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蕭然者獨何歎聞楚之南有良醫為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蕭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蕭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于快吾心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胃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氣不能為也必將擊搏

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治乎
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
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
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
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滿
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于
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張
子歸燕居三月齋居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
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

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
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遲之
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
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
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
之說也豈特醫之于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
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
不畏法令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瘁矣
商君見其瘁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捍猛

驚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于是秦之政如
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瘡嘗一快
矣自孝公以至于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頑
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
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
肢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
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
運其手足肩背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
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

亦嘗瘖矣先王豈不知嘉然擊去之為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除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憇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于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

俗成則予之樂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恠也
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余心者其末也必
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
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
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具病齒髮變
衰悲日之就盡與其呻吟疾痛骨肉環侍莫
知所為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萬一哉

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飲食之節導引
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考其方術試藥物
以防其疾痛務以強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
他嗚呼使誠身強而永年耶則雖樵漁以自
給飲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所樂無以易之
矣反顧爵位車服飲食之奉果何物哉予讀
高堂延壽錄既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生之
能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
反復讀之不厭董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

明飲食動作如壯人余知生之方既試矣于
是為書其末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
所稱莊王者以謂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
世音者比丘之號無從而與史載不合然
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
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
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耶抑

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
行于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
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
以為恠而不錄不足恠也不然明帝夢金人
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是為佛哉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
昇舉而未能決遂與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
見曰是無仙骨但急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

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信矣夫能勇
退于富貴急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則
已有則必此流為之

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
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
于東府某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
蓋此銘也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已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
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
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
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搦刀而殺人
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
曰束爾手吾將殺汝則雖賁育不敢施于三
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
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束之告之殺而不避也
則亦必狂疾者吐蕃之于唐固非有深誠篤

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
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
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黎木材而後可彼得
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
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
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
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
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
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于將殺之則告之束

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
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于鄰國
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
伺之以竇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
伏于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
平涼之盟所以大可嘆也彼為結贊之智何
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
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
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

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

書趙令時字說後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得罪德麟亦閔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藁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余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其先生所為篤行而剛信于為道

考歟

記行色詩

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盡、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其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詩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為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

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
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
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
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黃州時為奉議郎潘公書一卷備
正書行草數體余再官于黃首尾且三年嘗
假此書于奉議之子大臨以為書法康辰孟

秋蒙恩守魯將之官盡出所假潘氏諸書歸
之獨此一卷令男秬納之篋中余與邠老皆
蘇學士徒也舍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
坡復徵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
為據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剗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剗者嘗寇而速去之夫
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剗或謂申
枨為剗者夫子曰枨也慾焉得剗夫使不以

義屈于人而所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
於事者為仁孰禦哉此別者必仁之說也蘇
公行已可謂別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
千古氣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
君之別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為別者必仁
之論則孫公可知矣其子思屬搯履文詞絕
人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余言其信

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

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
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
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
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
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
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然人
之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
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能雖或
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域矣故凡世之辨

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于理較于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誘之于意外惑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于世夫惟真知而混言者而後誘

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纔幾人則小人之毀
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余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文卷
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
而一二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為文臨歿自
為挽詩一章殊可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
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于覽之令人愴
恨大觀丁亥仲春張耒書

跋范坦所藏高閔蘇才翁帖

余治平末嘗見大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閔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謂高閔之書如此則韓叙乃實錄矣後余官秘書且十年凡秘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晉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閔書絕未嘗見豈閔自重其藝不妄為人書故後之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文追想楊褒石本真出一手足知退之：

言不妄也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八

惟此神也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九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南頓令江君惇裕以書屬某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祀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為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某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于濟陽而皇考歛實為南頓令帝嘗從父于此既得天下之屢臨幸蓋平生之所游處則邑

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
賜于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
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蓋無足怪漢自成哀
不君推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
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
躬夷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
天光復旧物一時群雄芟夷略盡撫有方夏
覃及垂貽声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鷙強
仇玩兵噴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于治國之

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
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於禮樂
駸猛之氣束手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
廣學技修明典禮煥然一變旧漢之俗蓋嘗
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明章繼
志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后
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
競破壞版蕩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
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于上符融郭泰

范滂許劭之徒助于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
契蹈死而不悔至于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
曹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
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
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
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
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
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
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

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
言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三年又復南
頓繇役同之濟陽則帝之于是邦豈若他邑
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鬼猶思沛
吾意光武于南頓之云

咸平縣丞廳醮醮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
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
幸既為縣即以宮為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

府而樞密府為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于是
遷縣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醑醕
問之邑之老人則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
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特大于
其類邑之醑醕皆出其下蓋其當時菜室種
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
後敢陳是以独秀于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
唐自天寶以至于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
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于大亂

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寧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閤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推伏于是斷百年之蟠據合厯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乳源孳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匠者既已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為之調利撫

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
之自開元以來至于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
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于是封太
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
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
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
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
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為歷世之大訓成法者
宜何如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

歲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而無憾者誰之力也醅醱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冰玉堂記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

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
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
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刊
君之賢非獨其篤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
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
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
容于世年五十餘為穎上令即致仕歸隱于
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
焉于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

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于秘書省是時公同時修書之人徃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于人者也方其激于義而作雜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為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絕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為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

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于郡國山川
之名物詳至于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
攷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涵：汨：如道
其里問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畧
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
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
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
辨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
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

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
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之異矣元符中余謫
官廬陵道原之子彖仲主簿于德安叙其大
父與父之事于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
廬山拜我大父于床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
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凝之為父與道
原之為子潔廉不撓冰清而土剛鄉人是其
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土君為我實記
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

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迂而迂遂能網羅三代放逸旧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意與六經並傳父子之于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受于漢宣帝有師傳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舍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焯並著名立于父而顯于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姑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

論正是蓋得其先之餘而義仲敏于學而健
于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
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
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
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
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
兮父唱子和典仙聖乎為徒紆為雲霓兮注

為江湖偉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
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
漁儼頓轡而不敢前兮恐其尚謂我汙也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
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
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
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有不得已
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窮邑

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
易治其里之人為余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
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
興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
為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鄙魯不
學自棄于夷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兄
弟者與二宋君游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
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
為聲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已以附之其

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于庶恥徵倖
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
恥者四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
羲年令應山典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
意作祠堂于法興方丈之西嗚呼為吏于鄉
其有恩德久而民祠之者幾人在位之人不
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書
于國史士大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尚書職方
員外郎致仕好脩而自重諒直多聞之君子

也其仲諱庠字元禮為尚書都官郎中敏于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劾者為故旧之美然嚴光所以為帝逃之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君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英世俗所謂顯晦異矣

智軫禪師記

惟正法眼藏流布震旦涉其道者如恒河沙然根有利鈍知有深淺故號老宿宗匠者以

之教人未免或滯于一隅而惟雲門正真大
師文偃始以其道振于嶺表諸方大士無不
歛衽共奪可否莫有間言雲門之後至雪竇
重顯最盛于東南其嗣法門人衆矣而天衣
義懷號為偏得其道自天衣之歿其法嗣往
往出現一方四方禪學之所折中比丘載者
學于天衣既得其道而隱德晦迹終始莫得
而考獨泉南比丘智軫問道于載而得法焉
智軫少為儒卓犖有奇志忽悟世幻遂為佛

徒既悟道于載人亦頗聞之嘗往楚州壽昌
澧水淳化然師之道孤峻而行介若其徒非
似之者莫能親焉某居憂山陽時嘗從師遊
其所以開警者至矣每勸師稍出其有以為
衆福而竊考其志蓋篤于己而慮于外尊其
道而不妄以及人也其後襄州守逐其部中
禪院主者請住持師曰此將有訟矣不可因
拒之而後果興獄逮捕甚衆而師独免未京
師閑居天清士大夫有欲請師說法者師言

佛化人各有分何待說為卒亦不可此豈載
之微意欤或議師以為佛之道主于利物而
師深悶其有不及人豈佛意欤余曰不然
五膳玉食不入瓦缶四大海水不灌牛迹吾
何容心哉虛無以受之則一毫不以及物道
當然也師以紹聖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夜右
脇示寂于天清朝請即李延世者辦其終事
挈其骨葬于漣水淳化後若干年有財貽楊
某者欲刻銘焉以余嘗從游而請銘請以此

銘之復說偈曰

雲門大開士後世繼始祖具佛正知見建此
妙法幢師滅度已久正法訛變時靈寶及天
衣二大士出現挽佛日回照嗣說雲門法商
蓋其曾玄天衣有逸嗣號曰比丘載独此具
妙法付之智軫師軫真似其師曰道本為已
視人不我契不施以一毫母以天酥餒而投
之穢器是將不能受為般若之累以是坐道
場俄即自謝去或悲後無迹謂師道不顯稽

首率堵坡師所在不減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唐晉之餘風
儉朴而敦本而澤潞在唐為雄鎮以精兵聞
天下故其民好武為健聞夫以儉朴好武之
民則其于山水奇勝之觀宜其忽而不治委
棄而不惜也今果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遊
于縣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
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石下激石而声琅然

張君名之曰漱玉其一出大石下而石狀若
龜因名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螭之口
以下達于大池構亭于泉側名曰蕪氣亭後
為石磴：窮為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喬
林秀木水石竒麗之狀皆悅可人意而不可
以言盡也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盡
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
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予以
謂允安靜可以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

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
君從予游其行已操術其為仁智之類有餘
矣而又好學而甚文予意其為政滋久政事
日信于民以其薄書之簡日徜徉于山水之
間仰喬木而俯清泉資之以烟雲魚鳥之麗
把酒賦詩興夫雜見于文字言語者將超然
出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

鴻軒記

鴻軒者文潛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

其徃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七
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慙暗不見事幾得譴
辱于聖世蒙垢忍恥于泥塗苟非丰以自養
而欲自比于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
也然予居此以己卯之秋其迂也庚辰之春
典夫磬：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
得無類乎客曰唯

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

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于泗而

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於泗者必之焉淮南
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
之虹地大而多數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
慄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
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囂訟爭聞
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
于泗者于臨淮為最勞自之來未凡而得安
坐以治事典夫寮屬之往來而閒以休于家
者才十一凡飲食之安朋友之歡疾病之養

率無有予之幸未至于衰老病憊意猶足以
及之而今年之秋困于疾癘者數矣吾聞之
君子之道使內不傷已外不傷物可也不當
事物之責而求尸天下之至勞則傷已必求
甚安至樂之地而不能必行所不欲則傷義
是二者皆過矣擇乎中而無傷者君子之道
也既求其允主簿于此者名氏日月著之而
又告之如此

思淮亭記

淮之源發于桐柏其初甚微或積或行洋
而東旁會支合滂沛洋溢連穎合蔡一流而
下會于壽春其流浩然于是拔龍之所藏風
雨之所興包山界野而負千古之舟又東行
數百里而汴泗合焉水益壯其所負益重而
游者益謹旁沾遠溉豐田沃野物賴其利而
縈抱城郭間以山麓汨沱清泚長魚美蟹芡
蒲葭蒹之利沾及數百里而南商越賈高帆
巨櫓群行旅集居民旅肆烹魚醜酒聯絡于

兩隅自泗而東與潮通而還於海余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凡風平日霽四時之變与夫蛟龍風雨之怪無所不歷而今也得官于洛陽之壽安而官居福昌凡風俗之所宜食飲之所嗜与淮之南異矣官居之西有泉幽：出于北阜淪而注之有聲淙然聚為小潭其上有亭環以修竹吾游而樂之漱濯汲引無一日不在其上而時々慨然南望思淮而莫見之也于是易亭之故名曰思

淮馬夫士雖恥懷其故居而君子之于故國也豈漠然若胡越之人哉故孔子之去魯也遲、吾行也曰去父母國之道也君子不敢樂其所私而無志于天下故自其壯也則出身委項奔走從事于四方以求行其學至安其旧而樂其習豈與人異情哉特与夫懷土而不迁異耳夫棄故而不念流寓而忘反則必薄于仁者也予既不敢愛其所處出而仕矣然少之所居處耳目之所習狎豈能使予

漠然無感于中哉且夫懷居而不迂流寓而
忘返者均有罪矣然典其輕棄其旧也則累
于所習者不猶厚歟

伐木記

人典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天氣也者
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
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
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眩此則蛟龍虬蜃魚
鼉之所記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

高山大麓，繚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蒙
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則畏
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御物之害已
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扁豺窺魚龍之淵，蛟
鼉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
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勝則非其類
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
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游，其皆肅
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

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兇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余官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為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帷若屋交罷籠絡葉以葛蔓九日將旦夕將晦鳥鳴獸蹯聲音百千終日闐然不聞人声夫環為城通為衢限為域立為屋室淵為場圃夷易洞達內外相應而陽

而背陰附燥而瞰濕間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禽獸不敢藏蛇虺無所蟠居之而安游之而樂而人之氣乃能勝其異已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壽考安樂遠去疾癘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其堅頑碩老無以異于藪澤此則鳥獸之所憑而蛇虺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鄰之外晨夜而不敢出其心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

非咆虺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于
是聚吏徒集斧斤一百之役十夫不三日而
盡伐之剖根窮本芟伐剪剔大者備梁柱小
者中椽枋弱者補藩籬愚者從薪蒸洒掃墾
除平地乃見陰陽疏通表裏洞然屋室堦墀
如湧而出于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
矣朝游而足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
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其所類發乎其所託
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

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為使也
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
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瀕行者返顧久廢之
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
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欽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
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
豈徒為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

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
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為
法不苟其勤惰昧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
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
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舍去之不暇誰
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
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托腕盛怒曰
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
督責之使無得有一于此一歲之日數計畧

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
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為不足而繼以
訊詰方是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
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
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
果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
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事實不
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
結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

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
已苟以充職故即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
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
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燕賓客閱圖書庭
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為苟勞而無
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
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
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後觀物園
其致用于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

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
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
其有得于此矣與賢士大夫斲琴煉曲雖
蓋不妄知和而欲以和為其和樂其和以
亦對時固以適其夫王君豈獨為己哉
德其出也而林其樂其以然而為國也
進其進也而王君其善其善其善其善
山其山也而林其樂其以然而為國也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

記 傳附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方梵天十六王子羅列上下請轉法輪而曰佛知時未至受請嘿然坐及時至也乃三轉十二行法輪如覺雲普雨一切夫具福慧至于佛而演法利衆猶須候時者雖聖人不能違而況其餘哉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中院

僧法肇自錢塘內之而居院之傍舍如是凡
歷五位持僧而未有以易也比丘詮嗣院事
乃歎曰此我之責也佛以象法道利群品使
濁劫惡世猶獲見佛紫金光身其奉事當加
謹其為役當加勤而吾慈氏像乃藏之漏屋
不大振顯天龍鬼神其謂我何元符元年發
憤出都遍一切以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施
與金帛無量乃創為正殿其命工以二年之
春粵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列侍程

妙好莊嚴之具以為供養青蓮下觀悲愍四
衆白毫旁耀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禮者
如升兜率游內院聞海潮音受勝妙樂詮容
屬予記其事余曰前五比丘豈無一人嘗作
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于子何也佛子
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于春夏黃
落于秋冬過去未來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
雖不為而彼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
後不久而就如償所負取而不怨時哉時哉

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大善根盡
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充滿一切聲色
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參取

記異

元豐己丑六月余故人子假承務郎楊克勤
自合肥赴京師過咸平為予言道出亳州太
清宮下太清之人為楊言有道人方士者貧
窶而意氣甚揚携藥爐燒藥老子殿下大言
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眾聚觀須臾

有火自其爐出然其衣即焰發滿身其人驚
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庭中火所經地
物不然獨燒其身須臾北面老子像若首伏
者已而斃視其身灼爛矣楊問之太清宮人
與驗尸官不異嗚呼其亦異矣狂士之以僭
誕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欲驚愚夫癡氓以
自售其藥為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
售其學以誑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訓
典毀訾先儒操臆見私智而以聖人自期者

與太清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有怒目切齒者乎夫學不死養氣煉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出于老子者也因其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忘其本者可以鑒諸此

吳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

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
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受經
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其精
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
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饒學
之有司者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
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
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于黜郡張
耒以記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

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飢者
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恠
其不可也余嘗恠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
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
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
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
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
之所係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
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

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恠當此之時雖
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止更數
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
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
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為者也且
不恠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駟馬
而獨恠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
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于飢而必責學校于
今日猶強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

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
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
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
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于學而為
不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
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
意亦深矣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于是進爵為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字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于是度地作堂畫公

像而禮祠焉告于譙郡張耒使記之耒為之
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
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
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
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
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
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
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
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

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
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
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効實難懼夫好高
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鳴
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
漢而後更十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
足恠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
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
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觀也郡邑田

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
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
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
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
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
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
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
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
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真陽縣素絲堂記

慶曆中起居錢公守真陽名其燕寢曰素絲堂未紹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謫齊安道蔡之真陽真陽宰錢君起居之孫也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高潔寒暑之居咸宜而錢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錢氏有大功事于吳為宋忠臣著于今甲而子孫仕于朝以才德為名臣者相繼號為天下甲族觀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已守

公之意有自來矣錢君治真陽不勞而庶務
舉與客終日清言于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
無難也起居諱彥遠吳越忠懿王之孫閏月
二十五日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
學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為改也今吾民
小之為鬪鬪大之為盜賊鞭笞戮死相繼于
有司而不知耻意者未嘗教之放教之道必

先治學校誘其民才秀民而勸養之使之業
成出仕受祿于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動
慕悅而興于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素之
治闍皆用此道然蜀闍皆去中原數千里其
民雜乎蠻夷猶且教之有成而况吾邑之在
淮穎間去王都纔數百里其民儉樸而倡優
拙靜慎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
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為學舍而不果成廢
且二十年矣君于是相地賦工興役四旬而

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學之百
須皆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
闢學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
十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
又為之延師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學者
日加多余守潁時則聞君之興學辛己之冬
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于新學而屬予
記之予謂之曰今州縣之吏取辦目前責以
教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

乃引以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為政易教民難教民者始于至誠終于不倦二者皆本于治吾心一不至則不能以有成蓋未易也君勉之哉

太寧寺僧堂記

圓明岳師住淮陰之太寧寺其始至也墻屋圯毀佛事不嚴歲乃大饑寺田之入不足以給其衆圓明日夜尅苦菲薄率其徒為勞辱事完補葺治雖寒暑不休寺乃僅完余去太

寧五年而再至入門視左右前後脫然疑非
昔者視聽步履明潔安穩蓋易舊而新者十
五六矣余芳圓明曰小邑民貧能相勸而成
此未易也圓明曰自容而已未足道也佛之
道先物而後己苦身而安人吾之僧堂庠陋
弊惡不足以延四方之學者吾將易為重堂
使容百人飲食寢處于前讀誦燕息于後而
吾之居此可以無愧矣明年春堂成其周廣
巖好皆如其言而命余為之記曰天下之物

各以其功而居其享未有無故而安受天下
之養者不幸而冒得之則譏罵詬辱其或傾
害篡取必奪之而後已若佛者世固未嘗見
獨以其書東越幾千萬里而來中國未嘗期
人之尊敬奉事而自一邑一國望其宮室棟
宇傑大壯麗者必佛與其徒之所居富人大
家愛畜蓄藏至不以分骨肉而擇取精好交
手而獻之佛其心惟恐其不我享也人之所
畏愛莫若賞罰人君持玉帛爵賞刀鋸鈇鉞

率其下從所欲有偃然不肯為用者世之營
治塔廟佛像者其不能為也無強之者其能
為也豈遽有利哉而其動力者不啻如愛父
母畏官府殫智畢力不以一毫自欺至其有
成公上之力或有不能及夫君子之于簞食
豆羹其得不得皆以為有命彼獨安享天下
之奉如此國君不以為僭天下莫之敢議謂
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哉嗚呼世之學
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飢而人與之

食居而人與之舍人任其飢寒之憂而已享其學道之利者無乃人以其望佛者望之耶嗚呼使誠得佛之道則吾將以所以事佛者事之知其不足如將冒而處也則資物之一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蓋亦視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所取而知其與是其默相天下陰利萬物之功宜亦不可計矣而惑者嘗欲憤詆而勝之不亦過乎彼屢詆而不勝者其必有可恃也

任青傳

任青壽春人少無賴為盜以智數雄其黨有聲群盜中然青為盜不多殺害為濟所欲不多求稍有以賢其類矣里僧有善驢其值數萬錢僧愛之所以固備之甚固盜數取之不得于是里少年聚數萬錢邀青曰子能得驢則請以錢為君壽不能得君安得名也青笑謝少年辭不能少年固強之青曰具飲夜半吾乘驢來請君矣雖然願以是為戲卒事請

以驢還僧少年曰諾夜半青懷刀起其垣入
僧繫驢房外鎖驢前足無可解理青即解刀
微刺驢足間見血以刀擊地跪者久之僧聞
使童疾走燭視驢青疾起匿童即語鎖齧驢
足流血矣僧即取鑰命童解鎖童去寢熟青
即牽驢自其門出疾驅而至少年所一座大
驚明日乃使謝僧還驢曰吾以為戲願勿罪
也其多智類率如此後稍聚黨罪過教發吏
捕逐不得聞朝廷詔使招出之青即自請壽

春詔以補卒太守使捕部中盜往輒得境為
無盜以勞稍遷等後數得尤賊詔受官至右
侍禁元豐三年河南伊陽賊張晏聚黨抄掠
傷吏士朝廷選青為伊陽巡檢五年盜劫伊
陽之小水青追盜至福昌余因見之青長六
尺餘慷慨敢勇持刀入山獨行二百餘里以
一肯往返然貌恂謙恭事士大夫甚謹惟
恐不當其意居官小心畏法廉潔御下有恩
其語捕盜甚有方畧云先是朝廷興師取靈

州陝西轉運使李察當領徒從大將高遵裕
軍出塞察與青有舊恩奏辟青從行遵裕軍
疾驅入塞察數危窘矣青夜守察則被甲守
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賴以全者青之
力也張子曰青始強暴為盜賊後乃折節士
大夫或媿焉其始蓋無有教之者故也夫中
道為善猶不失為士况終始于善者哉然青
才有過人者彼雖為盜固有以自異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威于匡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爱若等顧無以益我吾思得踈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于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鉅拜竹氏職為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

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戚
上曰爾戚止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戚亦大
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每左右擁持
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
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
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
上方郊五時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常齋戒自
袞除而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
更為帝携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

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群臣作秋風詞歸未央
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
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卿矣明年夏果復召
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而
遣將作大匠選于它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
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
寵作純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
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
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